

框架裡的共融藝術 (下)

共融藝術與主流藝術，藝術的內涵並沒太大分別，最大的分野在於藝術家及其表演方式。可惜在香港，另類的藝術表演甚少能獲觀眾賞識，外國鼓勵異中見趣、藝術融和，香港做來做去仍是半桶水。

本地出色的共融藝術家並不少，視覺藝術家如高楠、鄭啟文，多次奪得展能藝術節獎項；舞台方面，李昇、李軒的琴藝堪稱一絕，但還是那句，香港觀眾對他們的了解有多少？

在愈來愈多藝術節目的今天，共融藝術的發展依然未見明朗，推動者每每提起，裡裡外外都散發着一籌莫展的無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香港共融藝術發展 隱憂處處



香港展能藝術會執行總監譚美卿 圖：英國文化協會



莫昭如不滿本地團體忽略殘疾人士的需求 攝：伍麗微



共融藝術家的創作力不同凡響，別以標籤主宰或定位他們。



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提供各類服務，包括手語傳譯及劇場視形傳譯，為觀眾提供嶄新的劇場美學角度。



本港影院的座位設置大多未將殘疾人士列入考慮之內，殘疾人士座位偏少，不敷應用。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總幹事莫昭如在提到本地共融藝術情況時忍不住大動肝火，直斥本地藝術組織在軟硬體方面都沒有顧及殘疾人士的需要，以致在策劃活動時，經常出現有硬件沒有軟件，或有軟件欠缺硬件的情況。擁抱不同、推廣藝術似乎遙不可及。

軟硬件不足

一個節目，少不了觀眾的參與。這裡指的不是主流觀眾參與共融藝術活動，而是殘疾人士接觸藝術的機會，殘疾人士若連接觸藝術的渠道都沒有，還談甚麼發展、推廣。無奈的是藝術工作者似乎並未將殘疾人士列入考慮範圍，以致電影院或藝術中心的殘疾人士設施十分落後。以香港藝術中心為例子，莫昭如說：「藝術中心的建築物太古老，並沒有考慮殘疾人士的需要。」藝術中心附設兩個影院，但合共只有兩個輪椅位，而即將投入運作的西九戲曲中心，也只有六個輪椅位，還要放置在最後面。在各地紛紛採用全球性設計 (Universal design)，產品、服務希望惠及所有人的當下，本地的無障礙設施一直原地踏步，尚未意識到與社會脫節。

香港國際電影節是香港、以至國際間的盛事，但遺憾的是國際電影節直至近年才開始附設中文字幕，手語傳譯則未見蹤影。「英國第三屆聾人節，政府好大方，聘請聾人擔任傳譯員。」主流觀眾透過即時傳譯，走入共融藝術領

域裡，但香港，電影節至今已舉辦了三十多屆，殘疾人士始終未能走入其中。

硬件不完善也就算了，畢竟這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改變的事，但有軟件沒硬件的情況在香港屢見不鮮，叫人啼笑皆非。藝術中心的Agnes b影院年前進行翻新工程，上年六月重開，設置了語音裝備，但語音裝置至今未曾使用過。「他們做了裝置，卻未準備好去使用。」

標籤不標籤

在節目方面，香港展能藝術會可說是共融活動推廣的「老大哥」，不單止支持共融藝術家的創作，更籌辦各類活動，提拔新人。「藝無疆」是眾多活動中最矚目的項目，也是目前為止，本地唯一選拔新晉共融藝術家的活動。香港展能藝術會執行總監譚美卿表示，希望透過活動，加強觀眾與藝術家的互動關係，讓大家知道共融藝術家不是只有殘疾這個標籤，他們有不同的才華。

推廣非主流活動並不容易，尤其在固有的標籤下，要把觀眾拉進來更是難上加難。展能藝術會採取的方針是找伙伴 (partnership)，與樂團、舞蹈團，甚至國外藝術組織合作，將共融藝術重新包裝，帶到主流觀眾眼前，如早前與Theatre Noir合作的《莎翁的情書》、與人民故事劇團合辦的《拾·遺》，皆附設口述影像、字幕及劇場視形傳譯。「與partner一起合作是其中一個方法，希望其他團體也有

這樣的視野，了解和去發展新的觀眾，試著去做，如果大家認同一個理念去做，事情會比較簡單。」

整體來說，這些劇目的演出是成功的，但到底有多少主流觀眾參與其中，並且透過節目對共融藝術產生興趣則是一個問號。其實在策劃共融活動時，必須解決幾個問題：找適合的場地，要有好的宣傳，參與其中的職員要有熱情，最重要的是控制品質。這又牽涉到資金問題，到底一個節目可以動用的資源有多少？「展能藝術會在香港做了二十多年，專做展能藝術，但也一直有這個問題：project-based。一個節目做完了，下一步我們應該怎樣去維持？」譚美卿說：「其實整體的環境並不理想，但現實就是這樣，我們一直去爭取、去挑戰。」

共融藝術始終被切割於主流藝術之外，然而如果拋開標籤，只著眼於藝術家的作品的話，往往會看到拼圖失落的一角。「我們常聽到的回應是意外，因為觀眾看到一些平常在主流藝術活動裡較少看見的東西，我們呈現出藝術家一些很好、但在主流空間裡未必找到的表演。」

目前來說，共融藝術發展還是樂觀的，至少每年「藝無疆」活動十分熱絡，「伙伴式」的合作也把非主流的創作引入主流圈裡，而藝術家在國際展能節取得的成績也有目共睹。如果在執行上可以做到有策略地讓殘疾人士作為觀眾或藝術家去參與活動，提升軟硬件配套，在相同的理念下一起追求變化的話，或許，一切都會好起來。

讀城記 文：白金

備受爭議的《打工女孩》

差不多兩年前，張彤禾 (Leslie T.Chang) 的先生彼得·海斯勒因為新書《尋路中國》問世，在北京的單向街做了一場交流。那次與讀者的相聚，相信是美好而融洽的，中文名叫「何偉」的海斯勒被現場眾多讀者擁戴、膜拜。也是在那次活動中，海斯勒提到他的華裔太太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南方工廠打工女孩的作品。兩年過去了，又到了北京枝葉萌芽的早春時分，張彤禾帶著她的新書《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再次來到單向街，不同的是，單向街因為租金問題已經遷至新址，而她在書分享會現場收穫掌聲的同時，也被深深質疑。

張彤禾這本描寫當代中國的非虛構作品是她作為前《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的副產品，出版後曾被評為《時代周刊》、《華爾街日報》的年度十大好書，也被認為是「關於中國的必讀書」。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前駐京記者伊安·約翰遜評價說，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世界工廠，但他第一次在這本書中身臨其境地認識到中國工人的樣子，「她給予他們一種力量和活力。他們不是犧牲品。」

這顯然不能被現場的一部分讀者所接受。甚至活動的主持、北京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也質疑作者，「她的觀察和她的結論其實是有矛盾的。通過書中春明這個個案，她發現這個群體，已經接近中產階級了。這個結論跟我們的觀察或者經驗有很大的區別。」活動嘉賓、在珠江三角洲生活過十來年的跨界藝術家歐寧則以自己親妹妹的打工生涯為例，認為這二十多年來，大量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可是這一打工階層並沒有分享到多少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於歐寧這樣的鄉建運動推動者來說，抱持這樣的觀點並不出奇。

春明究竟是不是帶有普遍意義的一個典型？中國新一代的打工階層到底是不是充滿了我們想像中符號化的血淚史？張彤禾說她寫這本書的初衷是，關於這些打工族，很多外國報紙刊登的報道重點，通常都是工人受傷或者被虐待。這個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如果出門打工真的只是受罪，不可能一億五千萬人都

會跳進去。「我懷疑這個群體自己對出去打工這件事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樣，雖然出去打工很辛苦，但也帶來一種機會，一種有趣的探險。」

此後兩年，張彤禾幾乎每月在東莞呆上一兩個星期，重點採訪了五個女孩，「跟着她們，聽她們的故事。我發現花兩個小時採訪一個人，跟你花幾個月的時間跟着她，看着她生活的上上下下，得到的結論是很不一樣的。如果我是在春明打第一份工的時候，或是她剛被騙，在街上遊蕩時採訪她，我寫出的文章可能會是很悲慘的打工生活。但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看得出來她從最初級的工人，現在已經接近中產階級，所以我覺得你要花很多時間才可以真正了解事實。」

最初，張彤禾擔心花這麼長時間採訪工廠工人可能很沉悶。「我擔心她們生活中不會發生甚麼事，或者沒有甚麼可以跟我說的。」事實是，她發現，「這十年可以在中國生活很幸運，能親眼看到這麼多人的生活正在改變，在這個時代，連平凡的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對於質疑，她直言不諱：「我有時候對這些知識分子的討論，沒有太多耐心，你真的要到最底層去看事實，去了以後才知道底下不是你想像的那樣。我們不用花那麼多時間來說這部作品『左』還是『右』，是幫政府說話還是攻擊政府，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到了真正的底層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發現，那些東西我覺得更有意思。」就像她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講到，「如果不是聆聽對方真實的心聲，而是一廂情願地可憐別人，這不光是準確，而且還是不尊重人的。」



意大利音樂之夜

擁有逾百年歷史、由克勞迪奧·西蒙成立的意大利室樂團「威尼斯獨奏家樂團」自2009年來港演出後，今年四月載譽歸來，與意大利知名結他手李德聯手於30號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音樂獨奏會。

樂團蜚聲國際，於全球80個國家表演超過5000場音樂會，並曾與多位音樂界巨星合作灌錄唱片，如沙爾瓦多列·阿卡多、萊蒙第·盧傑洛、普拉西多·多明哥、瑪莉蓮·霍恩及占士·高威等。對於此次演奏，李德表示：「我非常高興能將威尼斯音樂帶給香港聽眾。作為一位專業的結他演奏家，我很想向全世界推廣意大利的文化和藝術。」

意大利駐香港總領事館轄下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總監Matteo Fazzi表示：「能請來威尼斯獨奏家樂團，我們感到非常興奮，他們三年前來港表演已座無虛席，今年，國際知名古典結他演奏家李德是另一焦點。想欣賞意大利豐富出眾的古典音樂，這個演奏會絕對不容錯過！」

